

銀幕短打

文：朗天

為甚麼我們這樣害怕主體性？

約2006年以降，我們經常聽到一種關於「香港電影已死」，香港電影「已完成歷史使命」之類的說法，而論者羅列支持立論的說法，自然是港產片減產，台前幕後青黃不接，合拍片當道，香港電影人要適應內地市場和審查制度，不得不放棄本身特色等等。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現象，打落水狗實在太易了。把表面、直接看到的情況鋪述一次，順勢作出悲觀或消極的結論，當你覺得有點不對勁，表示異議的時候，便說現實不隨主觀意志轉移，論者不應感情用事，香港電影沒有了也無所謂可惜不可惜。

好像客觀、中立、理性，實則只是無感、

冷酷及缺乏宏觀角度和洞見。

香港電影以至香港文化的特色，有目共睹，經數十年而發展出種種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元素，我們甚至可以歸之於某種主體性。可是，便是有太多人不喜歡確立香港也有主體，甚至害怕提出香港的主體性，因而不斷以融合、歸化，「香港性之終結」來掩蓋本土意識的雄飛。

為甚麼呢？難道因為主體意味獨立，意味自主，引伸為可能不聽話，有自己意志便不利管治？

這種擔憂當然是多餘的。任何有自信 and 能力的父母都不會害怕兒女反叛自己，自我成

長固然需要反叛，更重要的，是有效管治其實更需要被統治者自主發展以配合。

何況，香港電影以至香港文化的主體性，說到底是一種無固定主體的主體性。以往所謂雜種文化、東西文化之結合各色提法，都指向一個開放多元的架構，而這兩年香港電影人在內地的轉進，於合拍片成功注入港味（兩集《竊聽風雲》、《春嬌與志明》和《桃姐》是上佳例子），正好表示自然融合本便包含在那開放的主體結構之中，不用否定主體亦可解釋香港電影和在文化回歸以後的發展。

與其說死亡了又再重生，不如說進入另一個階段，中間有免不了的過渡與陣痛。

最新上映

文：梁小島

感官失樂園

「Things are bad, but life goes on.」這是《感官失樂園》(Perfect Sense) 與荷里活過往「末日」災難片最大的不同之處。兩位寂寞、迷惘又敏感的男女主角，發生後巷曖昧情愫，卻因為一場未知病毒的流行，在逐漸失去嗅覺、味覺、聽覺等五官功能後，成為彼此的愛的拯救。對疫情的恐懼和失控，對疫區及病患者的封鎖和軟禁，都讓人再熟悉不過。但這次的假想病毒最保留人的尊嚴，因為它不是從身體破壞和死亡開始，而是攻擊人的意志和信仰：仇恨、謊言、愛及和平……當懷疑開始，餘下的生命將要如何度過？

所以，我們看不到太多視覺刺激的肢體摧殘，卻從始到終都被影片的陰鬱情調所壓抑。青灰和土黃的主色，一直重複低回的鋼琴加小提琴主題曲，加上女主角不時穿插其中的畫外音獨白，讓影片有了形而上的氣質。

男女主演的選擇也加持了電影的特立獨行。Ewan McGregor一如既往的以「壞小子，好情人」的形象出現，永遠有大男孩的無邪笑容和隨時瞬間秒殺女觀眾的脆弱哭泣。他在片中出演海鮮餐廳大廚，對味覺刺激的精雕細琢，專注而享受的職業態度，更凸顯其性感魅力。值得多加留意的，反而是女主角、曾任邦女郎的Eva Green。這個塗着誇張黑眼線的大眼法國姑娘，即便在《感官》中的角色是流行病學專家，她的孤冷、永遠穿深黑色衣服以及帶點神經性緊張的舉止，使得科學家的形象格外另類並充滿人性。從故事開始，她便深陷感情的迷頓中，直到遇見男主角才逐漸將溫暖釋放出來，格外感人。

雖然影片從始到終都在講述尋找和獲得愛的故事，但選擇以人類失去感官來想像世界末日的視角別具深意。感官，特別是嗅覺、味覺，作為情慾的象徵，既是男女愛戀遊戲的開始，也是一切人性貪婪和創造的原動力。片中，餐廳老闆在人們喪失嗅覺和味覺後說，「餐廳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？現在的人只需要麵粉和水就可以了。」這對於人們無止盡的追求感官享受的消費主義盛行的當下，無異於是一種諷刺。

以對性愛的瘋狂投入來擺脫末世降臨前的心靈荒蕪和無助，已有不少經典影片在先，比如《巴黎最後的探戈》、《失樂園》等等，但另一層面，影片導演也力圖避免陷入一種凡事不過如此的虛無中。當混亂之後，人類的理性還是會佔上風，一切從頭開始。

電影去年在Sundance電影節首映，也表明其走另類風格的路子。不過，儘管導演曾表示，希望影片帶給人希望和溫暖，但對音樂和影調的過度依賴，還是會令觀眾的情緒低落，恨不得趕快逃離戲院，和愛侶吃一頓溫馨晚餐。



文：勇先

新碟上架

《中國超人》——消失了的想像空間

文章伊始，不轉彎抹角，於1975年播映的《中國超人》，除了加入了「中國都有自己的超人啦！」的獨有阿Q精神外，其餘的都是「照抄」日本的《幪面超人》。

或許你以為這七十年代的「山寨式」特攝片，一定是爛得無比——錯了！若果你看正版的《幪面超人》十分津津有味，那麼亦不應對《中國超人》有太大的反感。因為無論從角色的造型服裝、特技，以至故事內容，其實絕不比七、八十年代的正版超人片差。此外在視覺上，《中國超人》更依從了日本特攝片的竅門，就是雄性角色會包裹至連褲子也看不到；相反雌性角度，特別是歹角，衣着打扮都是十分性感，賞心悅目。故事中無論是大奸角「冰河魔王」（劉慧茹飾），抑或是她的手下「電眼魔女」（岑淑儀飾），衣着方面都十分性感兼破格，大抵當年單憑這點，已吸引不少「麻甩男士」入場欣賞。

另一方面，雖然命名不同，但日式超人最常見的招式造手如「十字死光」或「無敵飛腳」，中國超人亦有山寨複製，總之務求做到日本超人有的，中國超人一樣也不缺。至於整個故事情節亦十分雷同：面對冰封二萬年後破關而出的冰河魔王向世人宣戰，中國超人基本上都是在有驚無險之下，就將整個邪惡集團連根拔起……今日重看這抄襲得如此張揚的港產片，觀眾大概會十分不屑，甚至視之為一套「怪雞之作」。可是大家別忘記這齣是三、四十年前的作品，當時香港的娛樂事業基本上是「抄」回來，仍缺乏原創基礎——流行曲是唱改編的英文歌；電影大部分都是借人家的橋段而成，所以《中國超人》抄《幪面超人》，在當時來說不是一件羞家的事情。

當然，今時今日，我們仍然會批評現時的港產片有「抄橋」之嫌，但我們心裡倒明白，相比起二、三十年前，今日港產片已甚少出現明目張膽的抄襲。然而更多的原創性，並沒有令我們的電影帶來更多的創意和想像力，反而卻換來公式化的千遍一律——昔日我



們還會古靈精怪一大抄，製作出不少粗疏但天馬行空的電影；但今日的港產片卻只剩下警匪黑社會變態佬殺人犯……又以此電影的主角李修賢為例，在容得下各式狂想的七十年代中，他可以成為拯救世人的中國超人雷馬，但到八、九十年代之後呢？則反而被局限成為一個尋常的香港警察。雖然在戲中他仍然是當英雄，可是這些角色卻缺乏一份敢於跳出現實框框的想像力——所以香港向來不缺好戲之人，沒有的，只是一些開拓觀眾想像空間的故事和角色。

台北電影節就是這Young

對於海峽彼岸的電影盛事，我們有印象的大抵是歷史悠久的金馬影展，及於影展中頒發、有不少香港電影曾經獲獎的金馬獎。

然而金馬影展近年平平無奇，倒有台北電影節異軍突起，更標榜鼓勵台灣電影創作。近年台灣電影狀態大勇，不但票房與口碑俱佳，更難得的是新人輩出，不少年輕導演都已能獨當一面，擔起台灣電影新世代的大旗。

今年的台北電影節以「就是這Young」為主題，開宗明義談年輕世代。相較之下，香港電影說「新世代」，談新晉，談來談去，依然花果凋零，周星馳以四十之齡得「傑出青年導演獎」，二十多年前已當導演的潘源良可以角逐「新晉導演獎」。此地談「新晉」、「年輕」，倒另有一番有趣的見解。

文：洪嘉

今年的「台北電影節」將於6月29日開幕，7月21日閉幕。前後長達近一個月的電影節，向來是推動台灣本土創作的平台。

「台北電影節」最為人津津樂道的，是其鼓勵台灣本地影視創作的「台灣電影獎」，不論劇情長片、短片、紀錄片、動畫等，均有機會獲得「百萬首獎」。過往的得獎作品有紀錄片（如陳碩儀的《在山上下不來》、吳汰紘的《再會吧1999》、顏蘭權與莊益增的《無米樂》、黃信堯的《沉沒之島》），有短片（如黃銘正的《城市飛行》、侯季然的《星辰15749001》），有動畫（如史筱筠的《女子》、陳龍偉的《出口》），亦有劇情長片，鄭有傑的《一年之初》、戴立忍的《不能沒有你》、魏德聖的《海角七號》等，都曾把這個首獎捧回家。

今年角逐「百萬首獎」的作品，劇情長片、短片、動畫及紀錄片各有十部，到底有周董加持，代為寫歌的紀錄片《阿爸》，還是楊力州的話題紀錄片《青春啦啦隊》能夠奪得首獎？還是票房逾三億新台幣的《陣頭》取得首獎？是揚威海外的動畫《願快樂》摘金，還是老人議題的《我愛恰恰》得獎？不論長短，不分類型，「百萬首獎」令人佩服的，是其對於創作多元的尊重。

或許我們可以稍稍追溯一下關於「台北電影節」的前世今生。電影節最初是由侯孝賢領導的「台灣電影文化協會」策劃。「台灣電影文化協會」成立的目的，便是提升製作及行銷水準，提供交流管道，同時亦舉辦各類教育活動以培訓人才。於是我們毫不意外，為甚麼「台北電影節」一開始便定位在培育及鼓勵台灣本地創作，並且容納了劇情長片以外的製作，使創作更見多元。

這不是為了比較，倒是希望學習。我們曾經有過香港電影發展基金，後來有電影發展局，委員一堆，投入資金數億，弄過甚麼「New Action」計劃推介過本地新世代導演，然而數年過去了，能夠藉此冒起的不多，我們連這個甚麼「新世代」的名號都來不及搞清楚，已是另一個世界了。

熱血的《陣頭》

有份角逐「百萬首獎」的電影之一，是今年年初備受關注的電影《陣頭》。影片即將於六月中在香港上映，然而本地成績如何，我卻不敢寄予厚望。影片是曾獲金鐘獎的電視劇製作人馮凱轉戰電影圈的首部作品，把台中一名另類法師帶領的另類少年——中輟生、飆車族、吸毒者、酒店牛郎、多次出入監獄的前科犯——所組成的九天民俗技藝團的真實故事搬上銀幕。影片中上有長輩傳統，下有團員質疑，這個另類的法師阿泰，決定用自己的方式，背起鼓，扛起神明，帶着年輕團員踏上環島之路。

即使我們無法明白台灣陣頭文化是怎麼一回事，也不懂得扛着三太子（哪吒）神像的辛勞，《陣頭》卻是一齣明明白白的熱血電影，令觀眾也熱血沸騰起來——當然，還有劇中那個三太子娃娃也成為詢問度甚高的暢銷品了。影片最後以3.15億新台幣謝幕，為台灣電影揭開亮麗的2012年度。

或許初次執導的馮凱並不年輕了，生於1980



■2012台北電影節，開宗明義要談年輕世代。

年的張榮吉，過往的作品包括話題紀錄片《奇蹟的夏天》和最佳劇情短片《天黑》，這次的《逆光飛翔》是他的首作，亦是從《天黑》延伸而來的作品。故事描述一個琴藝精湛卻失明的男孩裕翔，和一個嚮往舞動人生卻失意的女孩小潔，兩個身處不同世界的人物交集出的生命火花。

《逆光飛翔》同時入圍「國際青年導演競賽」，與其他來自不同地區的年輕導演一較高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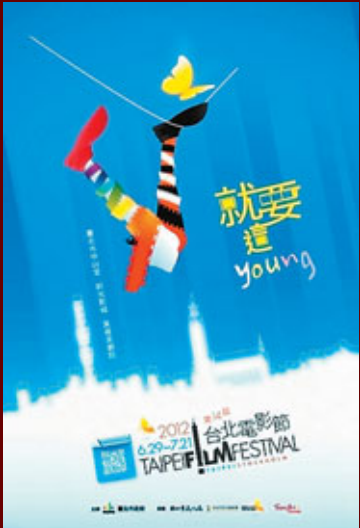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位「百萬首獎」入圍者，也有份競逐「國際青年導演競賽」的是楊雅喆。繼《男男女女》後，他的新作《女朋友·男朋友》找來桂綸鎂、張孝全、鳳小岳主演；憑《十七歲的天空》備受關注的陳映蓉，這次帶來新作《騷人》；曾任李安《推手》副導的周旭薇，有參賽作品《金孫》；新銳導演蔡銀娟有生態電影《候鳥來的季節》；還有曾經在香港上映，林書宇的《星空》。

如何打造香港新世代？

然而在這一堆片單當中，我們要看的並不只是人名，而是這些人出現在這裡的軌跡。林書宇、張榮吉等人，早有拍攝短片的經驗；蔡銀娟從獲劇本獎一路走來；楊雅喆與公視、台視等有多年合作經驗；馮凱則是出名的電視製作人。這樣的履歷，讓我們得以了解台灣電影新世代的到來，並不是隨隨便便弄一個甚麼「New Action」、新世代的名號，然後找來一堆或新或舊的導演巡迴「演出」便可成事的。

在香港政府成立文化局之前，這些經驗卻可作為前車之鑑。從電影發展基金到電影發展局，漂亮的口號提出不少，資金的投入有了，市場推廣（似乎更着重香港以外的市場）與支援這類大眾看不到的服務，假設也做了，多年下來，呈現在大眾面前的成績單呢？

作為鼓勵本地創作的台北電影節，其實是個收割的派對，不論最後百萬首獎落在哪個作品手上，當中我們卻可看到豐富的、多元的作品展示，要走到這一步，有劇本的推廣與鼓勵，有各類短片、紀錄片的發展，還有各種實踐——實踐的渠道，並不局限於電影圈，而是包括廣告業界、電視業界，都成為培育新人的途徑，於是環環相扣的影視產業之間能夠迸出火花，一次展示的台北電影節，驕傲地打出「就是這Young」，返顧香港本身，新人有的是，然而每次都說投入多少資金，開拓甚麼市場，最簡單的一環，此地的生態，健康發展了嗎？



■台北電影節海報也一片青春



■有周董加持的台灣紀錄片《阿爸》呼聲甚高



■由桂綸鎂、張孝全等人主演的《女朋友.男朋友》也備受關注。



■在台北電影節角逐獎項的《陣頭》



■新銳導演蔡銀娟帶來的《候鳥來的季節》